



医药学院 610 2 12040447

孙原 著



风中

下

山野觅牛
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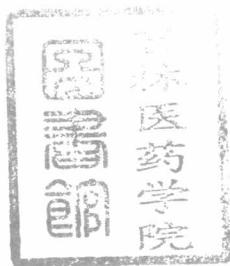


医药学院 610 2 12040447

风中

下

山野觅牛



孙原 著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题 记

牛，自古是人在世间最善良淳厚的伙伴。牛，也有初生不畏虎，或荒野开拓者的意象。

闽西山野，清新纯净的气息和天地融和的观念，山里人敦厚及果敢的如牛秉性，影响我的一生。

有意味的是，佛门教义中，牛是高贵、威仪和德行的象征。如来佛祖便是“行步安平，犹如牛王”。禅宗更有著名的《十牛图》，分别从寻牛、见迹、见牛、得牛……直至人牛俱忘、返本还源等，来代表修行的十个境界。心中有牛，原来可以反哺修身，自省参禅。

回 望 山 野



六金，我的兄弟

六金来了，从闽西的那个山村来。

上一次见六金，是 25 年前。

六金从车上下来的时候，我一晃眼差点认不出：他的头发那么白。

六金和我一般大。五十有一了。

他伸出手和我紧握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他右手食指处的残缺。他摇着我的手朗声笑着说：好久没有看见你了啊。他的手，关节那般粗大，厚厚硬硬的，有如石头。

再早些的时候，40 多年前，1969 年，12 岁的我跟随父母从省城

“下放”到闽西上杭县的那个小村。按当时公家的说法，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，是“反对苏联修正主义”，是城市机关干部“增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袭”的方式。父亲和母亲，家庭出身都是“工商业地主”之类当时极不光彩的“黑五类”（尽管父母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军投奔革命的学生，但是“家庭成分”终归是改不了的），所以我们一家到来的初期，在那个村子，还颇具古代“发配人”的形象。记得好几次，我被父亲叫着在田里跟着大人干活，总有一两个村里年轻或不怎么年轻的人正色对我道：“你们是来接受我们教育的，知道吗？”“你爸爸妈妈有文化，但是又怎样？现在还不是要来种田！”

可是六金不同。六金一天到晚总是黏着我。小村里，五年级同班的同学有五六个，可是唯有六金，一年到头晃着瘦小的身体与我形影不离。

每天，六金一定从100多米开外他的家，来到从牛棚腾出来的我家小屋前喊我，然后一起步行去5里外那所五年制的小学上课。下了课，一起去村外的汀江里游泳，一起趁四下无人，用柴火棒从江边板栗树杈上打落新鲜的板栗。六金不厌其烦地教我用脚后跟对着布满尖刺的板栗刺球，斜刺里使巧劲踩下去，将刺球包裹着的板栗果肉剥离出来——尽管我后来没有一次成功过，倒是每次都被尖刺扎得



六金，我的兄弟

脚底很疼。

六金爱笑。每天一看见我，或者一和我说话，就“嘻嘻”地笑，有时还跟我挤眉弄眼地笑出白牙。六金的特长是斛泥鳅。常常下课了就约我，找一处引水圳或田间水口处的水沟，先用泥块在上下游各筑一道小坝，然后两掌并拢把“围堰”中的水斛干，接着，仔仔细细地将两手十指插入沟底的烂泥，每隔10厘米左右距离扒开淤泥一次。哈哈，这时候，淤泥里肥壮的泥鳅们便无处藏匿，再怎么往泥里钻，六金也能用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关节骨牢牢将它们钳住，然后扔进挂在屁股后的竹篓里。我最初怎么也钳不住泥鳅，即便胡乱抓住了，它们也还是立即从我的手指中滑溜地摆脱，蹦入泥水。后来学着六金，知道如何用手指的中间关节卡死，才渐渐有些战利品。待到捉到小半篓，将竹篓子拿到清水处使劲濯洗几遍，再看那篓中，黑闪闪滑腻腻，挤挤挨挨地全是可爱的宝贝，鼻子就仿佛闻到盐烤泥鳅或者泥鳅滚汤的鲜味了。

当然，六金有时也认为我“还行”。某些时候，我被霸道点的外村孩子骂作“河洛鬼”（福建山区客家人与沿海闽南人发生口角时的用语，也延伸到对外地人）而忍不住上去打架，六金总是站在我一边。有一回，六金、我和对方在混战中打得各自脸上挂花，这小子流着鼻血还有闲心笑着跟我说“你好凶啊”，一副佩服的样子。

五年制小学毕业后，我们到一所乡下中学的分部上学。六金依旧和我同班。我们一道一个星期一趟，背上5斤米和一罐腌菜，走10多里路，再摆渡过河去住校。我们一起一天到晚闻着霉干菜和汗臭味在竹片拼成的大通铺睡觉，一起在分校教室背后的山坡上烧垃圾土挖坑种南瓜充作下饭的菜肴。乡下卫生差，蚊子奇多，父亲将部队转业时带的那种又矮又窄刚够一人钻进的行军帐给了我，因此我成为本校唯一拥有蚊帐的孩子。夜半时分，睡在一旁的六金将脑袋伸进帐子，对我耳语道：“蚊子‘嗡嗡’叫睡不着，我只是把脑袋钻进来，可以吗？”我乐，原来以为蚊子只喜欢城里孩子的血味儿，原来一样。于是此后夜夜两颗脑袋顶着一顶破帐子入眠。帐子不断地破洞，我和六金不断地用伤湿止痛膏，里一张、外一张地将破洞双面粘贴起来，天衣无缝。

六金这一次，是来省城送儿子念大学。

我给他斟上贵州朋友捎来的原版茅台。六金爱喝酒。25年前的春节，我在闽西做记者的时候，陪着父母亲重新返回过那个小村。那时候我就知道他爱喝酒，几乎天天喝。那些年，他是两个小女孩的父亲，为了生计，天天去采石场开山炸石。有一天，他在排除哑炮时被炸飞了食指。他是拿命换钱的人，酒精，是可以让他身心休息的

东西。

现在，我使劲给旁边的六金夹菜。六金吃了一口，看了看桌上的其他人，低下头小声对我耳语道：“骨头是不是就吐在这个盘子里？”

我只是点头，再给他添酒。

“儿子叫做庆灿，”酒桌上，六金随着酒劲话开始多，“怕不好养，不敢给他起名字，我让人请观音菩萨定的。”六金说，儿子出生后他高兴了很多年，可是采石的营生很难做，钱不好挣。如何拉扯儿子成人，他愁白了头。村里的砖瓦窑厂因为山上水土流失而禁止打柴，采石场因为破坏山体这几年也停产，村里的水稻田因为办了硅厂越来越低产。许多人都只有进城去打工。眼看两个女儿嫁到别家不能指望，为了儿子的学费，六金这些年在县里，为县自来水厂承包一些挖沟、打井的小工程，一次几百元，一年好歹有一万多元的收入，可是全都供了孩子考大学了。

我们喝了很多，也说了很多。六金来，我的血没法不热。

很多话里面，我记住他的一句话。

六金说：“老弟，这些年我其实问到你电话的。我不打，我知道你太忙。今天看见你这样，我知道了。我以后会给你打电话的。”

我知道六金的话貌似浅白，但是什么都有了。血又要往脑门涌。于是我又说些诸如“以后儿子在福州有啥事尽管和我联系”、“周六周

日没事来家玩”之类的废话。

“诶，你记得在乡下中学分部的时候，水仙淹死的那个晚上吗？”六金忽然说。见我点头，他接着说：“那个晚上我真的很怕。你胆子大，我把头钻进你的肚子，嘿嘿。”六金被烈酒烧红的脸上，忽然就泛出当年那种憨憨的笑。

怎么不记得？那年，我13岁。我们5个孩子，为了看守一位不幸淹死的伙伴，在河堤上做了一夜的遗体守夜人。

酒喝到论及生死的份上，我知道六金是真的原谅我了，他原谅我25年没有回村子去看看了。

六金上车走的时候，我跟他耳语来着。

我说，六金，说好了，来年的春节，我去。

我一定再去那个叫荣公岭的村子。

九洲水流长

记不得多少次梦回九洲。那幻境中，一个裸背的少年在青碧的水天中独篙行舟。那舟无声地缓行，水底的卵石及金色的沙粒清晰可见，诱惑那少年一次次弃篙扑入水中。

九洲村位于闽西上杭城北 10 余里，系汀江与旧县河汇合处的冲积地。史载，唐代这里唤作“长汀村”，一度是上杭县治和汀洲州治的所在。“九洲”即为“旧州”名称的演变。然而，那时随父母下放在九洲的我，何曾料到这依傍于两条水脉之间的枯黄色丘陵，原先竟是人文荟萃、商贾稠密的州治之地？然而，代代相缘，昼夜交汇流逝的江水固然清丽活泼，却没有滋润出一个富庶的九洲啊。

那时，我时常是在清晨时分，扛上两端尖利的竹担杆，腰里别着

月牙弯的草刀，夹在一群叽喳笑骂的村姑妹子们中间，从村后一步步登上连绵起伏的岭背。九洲村村背的山林植被已经在近几十年的砍伐中破坏殆尽，全村人生活需要的燃料，基本都是靠着割取一种本地人称作“芦箕”（学名为芒箕，一种野生植物）的柴草维持。罗八一姑，一位到了年龄而尚未出嫁的清秀姑娘，是我们这一伙的首领。看我是棵省城来的“菜秧子”，每一回，她都领我寻到最茂盛的草棵，又总将自己割倒的排排柴草捋到我的担杆前，用有力的臂膀替我捆紧草垛。然后，才去割取自己的那份柴草。

然而，打柴的地方毕竟离村子越来越远了，难怪罗八一姑每每都会在崖顶凄凄地唱起客家调子的山歌：

割柴唔到岭上坐，
肚里空空背驼驼。
阿妹想哥见唔到，
命里贫穷无奈何。

而我，则一屁股坐在崖上，接过罗八一姑递给我的竹茶筒，仰脖灌满一肚子山泉，每每切切地感到：九洲的水很甜很甜，而九洲人的生活，很苦很苦。

许多年后，作为记者的我第一次重返九洲时，确乎感受到一种躁动之气滚动于这方曾经有过厚重农耕文明的土地。

少年的同窗六金，已同乡里一帮小伙子到外地开山打石了；曾与我顽皮相打的子贤，买了拖拉机昼夜地忙运输；而停顿多年的砖瓦窑也开始亮出火光，九洲的汉子们从此又可以向世人展示祖传绝妙的砖瓦工艺，这回他们烧的是外地运来的整车的煤炭。

临了，一帮少时的伙伴拉我到村后的山坳，指着两眼机钻井口道：找矿的队伍纯属偶然地在地下 280 米深处钻出“宝贝”，已被鉴定为国家级“珍贵的优质天然矿泉水”，且是那种甜中微咸的国际性口感。倘若有人投资，这九洲清亮的水，今后的价值便无法估量。

离开九洲时，我竟也被他们传染了一头脑的躁动和期待了。

忽然一天，有友人自上杭县来，带来一箱标有“九洲”商标的瓶装矿泉水。我又惊且喜：哦，这地下原本白白流了千年的水，居然可以变作负载着新鲜现代气息的高档饮品了。就连“九洲”的品牌称谓，也充满外向型的寓意。友人告诉我，有关方面与香港一家公司联合开发了这种口感独特的矿泉水，工厂眼下已招收第一批九洲人进厂。新一代九洲人，即将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。

倏忽间又置身亦真亦幻的感觉，然而内心却格外地明白。

九洲的这些年，谁说不是华夏九州的一段缩影呢？

那年月光下

那一刻，5个孩子突然同时屏住呼吸。

于是，不远处脚下的河水忽然就响得格外清晰。哗哗……哗哗……

月光很白。

5个孩子蜷缩的地方，是高高的河床边缘的坝地。坝地种着成片的红薯。孩子们围坐在田埂头上，眼光正好能够看见河滩上的那卷竹席。竹席卷着一具尸体，用一块门板垫着，再用两条长凳架高。此刻，在白色的月光下，除了河水在月光下波光粼粼有点晃眼，空荡荡的河滩还是能够在一片白光下一览无余。

似乎没有“情况”。只是刚才的一声不知名野鸟的怪叫，还是愈

加在孩子们心中积累着恐惧。

没错。5个孩子是守夜人——我也在这当中。并且，我还被指定为组长。天擦黑的时候，我们这5名被挑选出来的人被告知，整个晚上不能睡觉，要在河床边的坝地里一整夜看守着那个死者，不能让其被野狗或其他什么野物伤害。

那年，我13岁，身边的其他4个孩子，也都在相仿的年龄。

死者是我们的同学，一个小名叫“水仙”的男孩。下午的时候，这个农村初级中学的一位老师，带着我们大家来到学校不远处的溪河里上体育课。几十个同学水性不一，高个子戴眼镜的男老师，习惯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不会游泳的几个女孩子身上，不曾想十几个大胆的男生，嫌老师指定的这块平缓的浅滩水太浅，便擅自绕到上游100多米远、水深流急的一处崖壁上，下饺子般地“扑通扑通”往下跳。然后顺着急流一泻而下，享受那种刺激的快感。不曾想，那位小名叫“水仙”的男孩根本不识水性，大约是看到别人跳下去都能载浮载沉发出快意欢呼，缺乏大脑思考就跟着跳了下去。等到别人看见他伸出两臂在水中挣扎两下，就再找不到踪影了。

我知道是一种本能，令我在听到同学呼喊“水仙沉下去了”的时候，会迅速地游往出事地，并且深吸了一口气潜入水中寻找溺水者的身影。但是我同样必须承认，肯定也是出于一种本能，我所谓的潜水